

從日中難譯表述方式 看日語及漢語潛性現象

加 藤 阿 幸

- | | |
|---------------|------------------|
| 一 緒論 | 3 口頭曲藝的對話體 |
| 二 何謂顯性及潛性 | (二) 有特殊文化背景的表述方式 |
| 三 日中翻譯困難的表述方式 | 1 特殊言語表述方式 |
| (一) 難譯文體 | 2 特殊文化表述方式 |
| 1 詩歌 | 三 結論 |
| 2 廣告文 | |

一 緒論

連向來以文章簡練、文筆犀利而馳名的魯迅，他的翻譯在當時也曾被評為「離“死譯”不遠了」⁽¹⁾。而關於翻譯，魯迅承認過，他自己的譯文「晦澀、難解之處也真多」⁽²⁾。即使不是翻譯外國文學作品，而在從事文學創作時，上野惠司曾經指出魯迅是「先用文言構思，然後把構思好的內容在頭腦中翻譯為白話，在翻譯過程中，有時免不了夾進自己的方言」，「魯迅翻譯中使用的白話，其實是既不成熟也不完善的白話」⁽³⁾。

魯迅寫文章時，要是始終以自己的紹興方言或用文言文寫，而不「翻譯」為白話文，相信就絕無這些指摘了。從這一點，我們得以知道翻譯是一項如何難於擺脫外在因素影響的工作。翻譯的第一個條件，如衆所周知，當然必須正確譯出原作者的意旨，第二點可謂須有相當於原文水平的筆力。而這兩點，就魯迅的學識和才華之高，是斷無爭議的餘地。其文之所以「晦澀」、「難解」不外乎受到原文的文法、構辭、句式乃至表述方式之不同所束縛。而這些文法、構辭等形成語言外形的結構，則完全受到語言的內在因素的影響。何謂語言的內在因素，這已經是所有語言研究家們所共識的，即使用該種語言的人們之民族感情、習性，及該地區的地勢、氣候和風俗等。若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考查，不妨用王希傑

《修辭學新論》⁽⁴⁾裡對「語言」及「言語」的詮釋來說明，即：

語言（Language）是語言世界中相對穩定的一般的本質的部分。它對一切社會成員都是共同的，它是由符號之間的關係模式所構成的一個體系。

言語（speech）是語言的投射和體現，是語言模式存在的唯一形式，它總是個別的具體的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因人、時、地而異的。（p. 2）

對於日語來講，此處的「語言」，即為做為記錄話語和聲音之用的漢字、片假名、平假名、數字、羅馬字母等的各個音義相結合的「符號系統」，亦即索緒兒（F. de Saussure 1857-1913）所謂的 *signifiant* 和 *signifié*；而「言語」即運用這些符號系統所構成的詞語、句式、表述方式等來進行交際的「語言模式」（即索緒兒所謂的 *parole*）。

本論文的日中難譯表述方式及詞語裡，有不能翻譯的大都是牽涉到「語言」本質的部分，如詩歌裡的漢語押韻，或如日語裡由諧音所造成的雙關語等。而難對照着翻譯的部分，則大都是最受到「人、時、地」的限制的部分。也就是最受到日語文法、構辭方式、「待遇表現」、乃至地勢、氣候、風俗習慣等的「投射和體現」的詞語或最典型的日本式感情表述方式等。

大凡人類總是或多或少的會持有同樣的情緒和心理樣態的，但是為何會查找不出剛好相對應的詞語呢？若用王希傑理論來解釋，則日語的這些部分，可看做是漢語的「潛在部分」⁽⁵⁾。日語裡的一些翻譯困難的表述方式或詞語，並不是漢民族或其他民族沒有這些表述方式、感覺或想法，只不過是它們還沒得到「必要的社會文化語用條件」，所以尚無法「顯化」出來而已。通常我們使用的詞匯，大都是語言世界的一切經驗事實，以具體事物的名詞為多。而某一種心理樣態的形成，必需是在同一個地方，長期積蓄而成的，因為語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受到社會心理、民族文化、地理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和制約的。金田一春彥就曾舉了一個例子，描述南非有個民族為了要說一句「他受到白人的盛情款待」，必需分成幾個具體語句來說明，即「白人給他香煙。他把香煙裝在帶子裡吸了。白人給他肉，他吃了。他很高興。」（《日本語・上》）⁽⁶⁾就因為那個民族沒有所謂「盛情款待」這種表述方式，所以才必需費了這麼大周章說明。

所以此處，我想把「盛情款待」這個詞的意義，看做是該當民族語言裡的

「潛在意義」，而「盛情款待」即為該當意義的「潛性語」。因為當有一天，這種「盛情款待」的必要及功能，如「答謝、還禮、歡迎、慶賀、加強村落之間的緊密關係」等等意識普遍萌生，並成為一種極為當然的表現形式，而人們也以此為生活的必要調劑，亦即造成一種社會必需現象時，這個詞的意義就會變成「顯性意義」，這句「盛情款待」便會變成「顯性語」了。若以中日交際言語的表述方式來看，則有些日語的交際用語或表達方式，因為須依照性別、階級、身分等之區別而使用，所以表述形式繁多，但翻成漢語時，却常常只能以一種形式翻譯。若從「潛性」和「顯性」理論來看，我們可以認為，日語的這些漢語「現在」翻譯不出來的表述方式，即為漢語的「潛性表述方式」。而有些日語，特別是鼓舞、慰勉、或表現喜怒哀樂的詞語，則往往有很多場面都可以只用一個詞表現，但漢語却須依照上下文的關係，以各種具體的語句翻出才行。這時漢語的這些語句便可以看做是日語的「潛性語」了。

因此本論文想站在語言活動及精神文化的顯性表現的大前提，透過日中難譯文體、表述方式等之檢討，來論證如下之概念，即：日語中有以各種方式表達的語句，而譯成漢語時大抵都只能以一種方式表現的，這些日語表述方式即可看為漢語的「潛性現象」。而有同一句日語却須以各種具體語句的漢語翻譯的，則可把這些漢語詞匯看為日語的「潛性現象」。

二 何謂顯性和潛性

本論文因為是站在「顯性和潛性」的理論下而論述的，因此有必要說明這個新詞語和新概念的理論基礎。「顯性和潛性」是王希傑對正在中國盛行的修辭乃至文化語言學所提出的一個全新的科學語言觀裡的一個概念。若借用王希傑理論研究者趙家新的解說，則為：「“潛”“和”顯“是現代語言學、符號學的重要範疇，王先生認為語言的本質中”顯“和”潛“是一對重要矛盾。把顯和潛引入自己理論體系，一方面使語言學、語法學、詞匯學、修辭學研究更加深入，另一方面也拓寬了研究的對象，使演繹的科學方法在語言研究中得以嫻熟地運用」⁽⁷⁾。

那麼何謂「顯性和潛性」呢，下面就用王希傑自己對於「潛性和顯性」的論述⁽⁸⁾來進行簡單說明。

西方學者把潛性和顯性理解為語言和言語之間的關係，也用於聚合關係(paradigmatic)和組合關係(syntagmatic)之上。而王希傑則把此概念擴大為凡在此

之前已經出現了的語言現象，就是顯性語言現象，而在此還沒有出現的，則是潛性語言現象。比如現代漢語的語音系統裡，有相應漢字的音節總數是406個（不包括聲調），那麼沒有相應的漢字的音節就是語音方面的「潛漢字」又如，漢字有許多部件，各部件組合的結果是現在已經有了的五、六萬個漢字，但按理論來講，還可以組合出許多新的漢字，這就是漢字於形體方面的「潛漢字」（筆者認為，日本的「辻」「峠」「虱」「禰」「畑」等國字就是這些字還沒出現以前的「潛漢字」了。）

如此演繹下去，則顯和潛兩個概念，可以分成：顯語言和潛語言、顯詞和潛詞、顯句和潛句、顯義和潛義、顯性修辭學和潛性修辭學等等。而綜合這些幾乎是「包羅萬象」的對於語言的顯性和潛性的極為細緻和透徹的分析以後，王先生認為，當今是一個高信息高科技的時代，中國已經參加到全球的大循環之中了，每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有必然地要同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字互相交融，並且在這種互相交融之中進一步地向前發展。因此，他最後做出結論，謂「修辭學想要成為真正的科學，就不能滿足於只是對已經出現了的修辭現象進行描述或追認，還應當對修辭現象的發展演變作出一些預測，並且為交際者提供一些可供選擇的修辭方式^[9]」

那麼，綜合以上對顯性和潛性，以及「預測修辭學」的認識以後，我們是否能把日語的，特別是日常交際言語中的某些漢語所不使用的表述部分，看成是漢語裡的「潛性表述」方式呢？以下就這點進行考查。

三 日中翻譯困難的表述方式

為要考查日語中的漢語所不使用的表述部分，是否都有「可譯潛性」，有必要先行分析日中翻譯困難的語句。此處，想先就翻譯困難的領域，分1難譯文體及2有特殊文化背景的表述方式之兩個層面來考查。

1 難譯文體

若就文體方面來講，最難翻譯的莫過於（1）詩歌（2）廣告文以及（3）口頭曲藝的對話體。因為這三種文體都是最要求藝術語言及修辭手法的，所以翻譯時也最需要翻譯技巧和文學才能。

（1）詩歌

詩歌本來就被認為是不可能翻譯的。卞之琳說過「詩是無法翻譯的^[10]」，茅盾也說翻譯外國詩是「知其不可而為之」^[11]的。詩歌，不只是內容，形式也很難翻譯。

尤其是格律詩裡的押韻部分，若遇到如日語般不講究押韻的詩歌，就根本無法以日語翻出其押韻方面的音樂性，只有捨去押韻方面的歌詠性而以諸如「音數律」¹²等方式來表達。又如英詩裡的重音也是沒具有同樣表達方式的語言所能翻譯的。漢語有四聲和語調的輕重讀法，但每個字都各有其聲調，要把一首英詩裡的輕重律 (iambic) 或重輕律 (trochee) 以漢語翻出，除了極少例子以外¹³，是一種非常不合邏輯的行為。

造成以上所述詩歌翻譯困難的原因，乃在於翻譯和被翻譯雙方語言的基本構造之不同點。所以若就該語言的詩歌之特殊音樂性，我們無法期待其之有一天能同原文的音樂性一樣的「顯化」出來，所以也就沒有翻譯可能的「潛在性」。

(2) 廣告文

廣告文本本來就難寫，必需以最短的語句，收到最大的效果，更何況須以同樣形式翻譯。其中尤其是以發音的諧音造成的代語、暗語等以詞語的雙關性來造成語言效果的句子最難翻譯。因為對不懂該國語言和發音的人來講，就無法傳遞該當語句的由語音所造成的幽默及效果。體壇的花邊新聞，有很多也是用廣告文的寫法企圖獲得引人注目的效果的。例如報導職業棒球隊的報紙之標題裡，有很多是極具修辭的上乘之作的，但要把它翻成形式和內容兩全的漢語就非常困難，此處且略舉二、三例如下：

① 窮巨，龍を噛む

比喻巨人棒球隊在就快輸時，使出最後一招，打敗別名 dragons，即「龍」的中日隊，是由日語成語的「窮鼠咬貓」而來。

② 一躍鷹飛び

比喻別名 hawk，即老鷹的 DAIEI 隊一下子從最後一名昇到第一名，日語「鷹飛」的發音和「跳高」的發音相同，而「一躍」原為「一下子」，又可以按照字義解釋為「一跳」，所以此句是兩重的雙關語。

③ 燕返しで，龍落とし

比喻別名「燕」的 YAKURUTO 隊使出絕招「飛燕倒躍」，把別名「龍」的中日隊打敗了。此處也用了兩個雙關語。一個是日本有名的劍術絕招名稱「燕返し」，既暗指 YAKURUTO 隊又表明該隊以極高明的打法戰勝對方。另一個雙關語是「龍落とし」既是「龍の落とし子 (タツノオトシゴ)」一種海魚的名稱，又表明別名「龍」的中日隊被對方以「飛燕倒躍」的絕招打敗了。

上面所述「廣告類似文體」的例子，因為其特徵是以「諧音」及「典故」來造成廣告效果的，所以對不懂日語發音和典故的人，直譯出來了，也無法傳達該標題的幽默和言語效果。但是如果有一天日本的職業棒球隊在中國知名度非常大，上述成語或典故也普遍被一般民衆所接受，也就是「語用環境和條件」齊備了，那時，我們就可以嘗試把該報紙標題直譯並在後面加說明，如①窮鼠咬貓，巨人技窮，急中生智，咬蛟龍報雪辱。②一躍鷹飛，DAIEI 隊一跳萬丈排頭名。③飛燕倒躡，蛟龍落深淵，YAKURUTO 隊大敗中日隊，等等。如此一翻，可以看做是該日語原文標題的潛性意義得以「顯性化」了。雖然，要翻成和日文原文一樣簡練的句式非常困難（此處該歸咎於筆者修辭能力的貧乏）但是若加上一些說明就能勉強翻譯出來，因此此處可認為是，「條件附加型可譯潛性」。

（3）口頭曲藝的對話體

要翻譯如日本的「落語」，即單口相聲，或「漫才」即對口相聲等口頭曲藝的對話文體時，必需具備有極深厚的修辭能力，諸如雙關語、暗喻、代語、誇張法等等，並須十分理解相聲演出者的國家之文化、風俗、民情等。有時，還須把一個比喻的內容，改成和原來的內容完全不同的，較適合另一個國家民情習俗的內容，才能引發共鳴，收到原文的滑稽感或幽默感。但，和上面②所述原理一樣，我們也不該全盤否認其可譯潛性。

從上面對於難譯文體的概述，得知有些文體，「難譯」並不等於「不能翻譯」，只要某種文體在某處具備了其「語用環境和條件」以後，就有可能以同等姿態「顯化」出來。

2 有特殊文化背景的表述方式

所謂有特殊文化背景的表述方式，就是別種語言所沒有的語法或表達方式，並且是該國民族所獨有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表述方式。因此翻譯時，很難對照着「直譯」，必需加上很多說明文才能翻出真正的意思來。這一節分（1）特殊言語表述方式，及（2）特殊文化現象的表述方式兩方面考查。

（1）特殊言語表述方式

當我們說某種語言有其特殊表述方式時，必需是站在和世界上其他衆多語言作比較時的大前提下，才能顯示出其「特殊性」的。所以，當有的語言學者認為，日語就世界語言系統上來講是一種「孤立的」語言時⁹⁴，其表述方式以及其他句法等當然都可看做是「特殊」的。不過此處所論是日中對應翻譯時的諸問題，所

以只針對在日翻中時的難譯處，也就是對於漢語來講的特殊性討論。

就一般論而言，日語在交際時的語言之階層性，男女性差語言或待遇表現的尊敬語、恭謹語、自謙語等，都被認為是極具特色的言語表述方式。因此，此處分①階層性表述方式②男女性差表述方式③待遇表現裡的尊敬語、恭謙語、自謙語的表述方式④擬聲語、擬態語⑤被動式表述方式⑥由曖昧性造成的表述方式等六方面來考查。

① 階層性

對於日語的各階層人士之言語式樣，可用尾崎紅葉所著《金色夜叉》裡，描寫宴會中客廳裡的一群女士們對大富豪富山唯繼手指上那顆光燦燦的鑽石所發出的讚嘆話語為例說明。該場面人物的所有發言幾乎都只是一句「鑽石！」，只是前面加上「うむ」「なるほど」「まあ」「あれが」「みたまえ」「あら，まあ」「すばらしい」等句而已。日本讀者只要看到這幾個字眼便知道，哪句話是哪個階層的人說的，或是哪句話是男的，哪句話是女的說的。但換成西洋的作家，在描寫這種場面時，就只能用「“……………”一個紳士這麼說着」，或「“……………”那個中年的婦女也說着」等等方式來顯示發話者的身分⁹³。對以日語寫作的人來講，這種階層性語言，確實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很能够發揮生動會話之描寫的「語言成品」，但要翻譯成日語以外的語言時，則是造成翻譯困難的原因之一。例如翻成漢語時，同樣在「鑽石」之前，加上一句「嚙！」，「可不是嘛」，「談，你看」，「這可真是鑽石呢」，「喲，真棒！」等等，但除非另加上形容詞或語助詞等，則很難識別出其發話者的身分，乃至男女性別等。

日語中的階層性交際語表現差異，主要是由職業和身分的不同所造成。連一句「謝謝」都要區別小販商對顧客講的，和百貨店員對顧客講的。一個百貨店員總不能對顧客說「毎度あり」，而應該用如「有り難うございました，又のお越しをお待ち申し上げます」等的最高禮遇表現稱謝才行。但這種表述也正是最難用漢語適當表現出來的地方。

又假設有位女士，在用東京語調交談之中，要道謝對方時，為了突出感謝之情，突然用一句方言或地方特色很濃的語句，如京都語調的「おおきに」來稱謝，以達到某種語言表現效果或造成很溫柔的女性情調等。這時就無法只用一句話來翻出那種氣氛。只好在「謝謝」之後，另加諸如「她改用京都語調道謝，萬種風情，顯得特別撩人」等等狀語來形容。

② 男女性差語

日語裡男女都各有其專用稱謂詞及言語表述方式。男性習慣用待遇表現裡的「普通語」和「簡體」，女性則用謙敬表現和「敬體」形式表述。家庭內夫妻之間的對話形式，是最典型的男女性差語。丈夫對妻子使用簡慢語感的簡體形式，妻子對丈夫則用鄭重語感的恭謹形式等等。

日語稱謂裡的自稱代詞就有60多個，翻成漢語時，因為沒有如此多的自稱代詞，便總覺得沒把原文裡的那種極其生動活潑的語調翻出來。如男性稱謂詞的「てまえども、こちとら、あっし、おいら」頂多只能用「咱」、「俺」等翻譯。或以具體的發話者稱謂之「咱打魚的、咱賣菜的、咱掌廚的……」等等自稱。而親屬之間的男女稱謂則是日語分類太少，一句「おばさん」總叫人無從翻起。如果知道對方並非外人，是親屬的一員，就不能用「大嬸」或「阿姨」等一般的親善總稱，必需從「姑媽、姨媽、伯母、舅母、嬸母、叔母」等許多稱謂之中尋找。可是如果上下文沒交代清楚這位「おばさん」到底是屬於父方的或母方的親屬就無從翻譯起了。因此，此處，我們可以認為漢語裡的這些親屬關係分明的稱謂，是日語的「潛性語」。

此外，以一大堆表示斷定、推測、命令、禁止、質問、反問、意志等等「終助詞」「助動詞」的「だ、だろう、まい、な、かい、だい、たまえ、う、よう」等所區分的男女口吻都無法譯出。如一句「お茶を注いで差し上げてください」和「お茶を注いでやれよ」都只能翻成「給他（或她）倒杯茶吧！」只有在有必要表明發話者的性別時，才一一指明發話者的名字或在對話之後加上「那男的說」或「那女的問」等。對於這種顯明的男性語、女性語，漢語目前尚找不到對等的句式好翻，頂多只有幾句撒嬌的小女孩子的「人家不要嘛！」「哎喲！」等能顯明知道發話者性別的詞語而已。

③ 待遇表現裡的尊敬語、恭謹語、自謙語

日語交際語言中的待遇表現用語式樣繁多⁹⁹，必需根據交際對方身分與自己構成什麼樣的等級關係，而選用各種語體，漢語沒有一一對應的表現形式。雖然漢語古代曾有很多豐富的謙敬表現，但在現代交際語言之中已不大使用了。只是在表示感謝、道歉、稱贊，自謙時，用「拜謝、面謝」，「深表歉意」，「高見、高論，大作」，「拙著、管見」等等詞語表述⁹⁹。有必要表現尊敬或謙恭有禮的態度時，大部分都加上一個「您」、「請」及一些比較婉轉的句式就行。宴請客人時，

也儘量不用諸如「吃」或「喝」等具體動詞，而用「嘗嘗」或「請用」等，然後就只能以溫和的笑容、謙恭的態度來表達而已。所以如「承知いたしました、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分かりました、わかった、いいよ」等各種不同待遇表現，都只能翻成「是的，好的」，除非另加上「一定遵辦」或「行，知道嘍。」等區別說話人的態度之恭謹或隨便的語句。

④ 擬聲語，擬態語

日語的擬聲語、擬態語所以特別發達，固然是因為日語裡表現情緒或感覺的「實詞」比較少，或者因為古代的「和語體系」裡抽象的表現比較少，所以就直接以平假名或片假名等表音文字，來摹仿該聲音，或表示某種現象。而對於為什麼選擇以「表音」的片假名或平假名來表現，根據石黑廣昭(1993)的意見⁹⁸，以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講，即認為擬聲語並不只是摹擬自然界的聲音而已，而是一種「文化的分節(cultural articulation)，亦即由主體周圍和客體的相互活動，以及由主體和主體周圍的人們所構成的相互活動」。而擬態語他則引用 J.G. von Herder (1774-1803) 的理論，謂為何能從態度，亦即沒有聲音的對象，感覺出聲音來而以音聲詞語表現態度呢？這就源出於 Herder 所說的「從所傳達過來的感覺之流中，有一個“精神感召”(日文原文為“靈魂”)覺得有必要創造一個詞語，來捕捉一個可能就在鄰接着的感覺器官裡的語言，而該器官所獲得的“感覺”便和它匯合」⁹⁹，所產生出的便是「擬態語」了。因此石黑廣昭認為擬聲語、擬態語都可被比喻為「被身體化了的形式(embodied scheme)」，因此，並不是「聲音和指示對象之間的問題」而是「他人和自己身體的交流所產生的語言行為」¹⁰⁰。那麼如此看來，亦即是「因人、因時、因地」而發生的語言成品，而非為普遍的表現方式了，因此其難譯性也就最大了。翻譯時，譯者只能自己根據語言環境，以概念化了的實詞之各種反復形式自己創造合適的詞語。

比如同樣一句「ふにゃふにゃと」，在描寫一個人四肢無力「ふにゃふにゃと倒れた」時，可翻為「全身癱瘓，“軟惚惚”地倒下去」，但在描寫一個人支撐不了巨大的打擊，精神崩潰，「ふにゃふにゃになって，なにもできなくなった」時，則只好用描述性的實詞，如「呈虛脫狀態，委靡不振」來翻。又若在描寫一塊豆腐被豎着放時，「ふにゃふにゃと倒れて，形を崩れた」，則翻為「“軟晃晃”的倒下，碎裂了」。或描寫用手輕握一塊吸飽水分的海棉時，「握ってみたら，ふにゃふにゃとやわらかかった」的感覺，則該翻為「海棉拿在手中一握軟綿綿

的」。此處儘量用包含「軟」的狀語翻譯，但絕對無法用同一個詞翻，而且大部分都很難找到已「約定俗成」的副詞或形容詞。上面的「軟惚惚」，「軟晃晃」等詞都是辭典裡沒有的，但為了更接近原文的語義，筆者此處只好杜撰。可見，遇到這種找不到現有的能相對應的擬態語、擬聲語時，各翻譯者只有各憑有時難免顯得很牽強的「修辭手腕」表達了。但是日本月刊雜誌《語言》1994年1月號到同年12月號的《漢語擬聲語、擬態語歲時記》則有很多能令人首肯的擬態語、擬聲語，可資借鑒。

⑤ 被動式表述方式

漢語裡並非沒有被動式的表述方式。但有些被動式日語却是無法以同樣語氣翻出的。比如「使役」和「被動」同時出現時的語句，「その手紙を讀ませられました」（「他叫我看了那封信」，或「我被他逼着看那封信」或「那封信，他叫我看了」²¹⁾）翻成漢語以後的微妙的感覺便不同了。或如由無主語的自動詞所造成的所謂「間接被動」語句（屬「受害被動」句式的一種）（佐佐木瑞枝，1995）²²⁾。如㉔いびきをかかれて……（被鼾聲吵得「睡不着覺」…），㉕子供に泣かれて……（被孩子哭得「煩死了」，或被孩子這麼一哭「只好乖乖地回家了」）㉖バスに行かれて……（公共汽車沒趕上，「真要命」）等等都不能直接對譯，只能另加如「睡不着覺」，「煩死了」，「只好乖乖地回家了」，「真要命」等之明顯表示“蒙受損害”的語氣翻譯。

⑤ 由曖昧性造成的交際語表述方式

㉔ 語尾的動詞、助動詞

外山滋比古在《日語的個性》裡說，日語有一個特徵，即是在平常的交談之中，因為日本人不喜歡以像A=C那樣斷定的語氣說話，所以便以「であろう」等不武斷的、較曖昧的動詞語尾來做為一種對話時的「緩衝器」使用²³⁾。日本學者的學術論文裡，常出現如「…であろう」、「…と言ってよ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とみてもよい」等不確切的表現。據說這些句法無法翻成英語²⁴⁾。其實不只是英語，漢語也一樣，遇到如上所學的語尾動詞時，只好儘量不翻，才不會顯得不自然。但當作者遺意於這種說法，是爲了要避免給人武斷的感覺，而欲使文章有周轉的餘地，或純屬謙虛時，就只好翻做「可能…吧！」、「我們也許可以這麼說」、「可以認為是…」，但是用多了，會使文章顯得很冗長，或給人一種很「翻譯調」或甚至沒有信心的感覺，因為漢語不大以這種語調寫論文。

㉕ 省略式的表述方式

日語是一個極富含蓄性，也是被公認為曖昧性很強的語言。表現在交際活動中的表述特點，最明顯的就是「省略式句式」；表現在語法上的，就是對於主語及修飾語的省略。例如，日本人在較不拘束的場合，與人初次見面時，只說「初めまして」，那只等於寒暄了一句「初次見面」，並沒有如漢語裡的「你好嗎？」或「請多關照」的意思。再如日語的再見，「さようなら」這句話，也只說出「既然如此」而已，並沒說出「無可奈何，那麼我們就分離吧！」的原來的「再見」的意思。又如「ただいま」也只說出「現在」而已，並沒把「我回來了」的真正想說的部分表現出來。那沒說出來的部分，實為發話者的「潛性語句」。因此翻譯時，就特別着意於把那省略掉的部分翻出來。

(2) 特殊文化現象的表述方式

對於造成翻譯困難的特殊文化現象表述方式，此處且舉一較具體的例子，如表示生活習慣的句式以及生活道具的名稱等，來加以說明。比如日本人在開始吃飯以前（不管在家或做客）都要說一句「いただきます」，吃完飯以後要說一句「ごちそうさま」。對於沒有這個習慣的國家之語言，就找不出適當的語句好翻，因此有時只好不翻。除非是在某個特殊場合，比如母親催促坐在飯桌前等其他人到齊的孩子先吃飯，那時就可以說，「於是孩子說了聲“那我吃了”就吃起來了」，這句「那我吃了」才算是譯出了日語裡的「いただきます」。也可以說，「那我吃了」是此特殊語境裡的漢語「潛性語」。

又如生活道具的「コタツ」這種固有名詞，或自然現象、季節的推移等之稱呼或描述的詞語，如「雨ごもり」「雨濕り」「雨やどり」「時雨」「水ぬるむ」「山笑う」等，都是日本獨特的名稱。即使字典有該詞的對譯名稱（如「コタツ」翻為「被爐」），但沒看過實際物體或不居住在日本的人，便不知道「被爐」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不了解「雨濕り」或「山笑」的精神上的感覺、感受，因而減低對該文章情趣的眞正理解。

再者，若在此處把詩歌歸納入文化現象裡，則日本的「俳句」，「短歌」都是世界公認的最短小形式的詩歌，也可說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文化現象。「俳句」只有17個發音，並且又不像漢語的一個發音可以是一個意思，常常所描述的，甚至只是一個瞬間的表情，一陣微風的吹拂，要直譯的話，就只有一句話而已，根本不成其詩歌。其內涵的凝聚力非常之強，不仔細品味思索其沒以文字實詞表現出來的「潛性涵義」，就無從翻起。

此外，同漢語裡的歇後語、慣用語、成語、諺語等很相似的日語的「諺語、俚語、懸詞、挂詞、地口」等民族特色極強的「藝術語言」，也是極難翻得適當又生動的。楊亦鳴在《試論漢語歇後語的英譯》裡說「當一句話所表達的意義和所用的形式各佔交際目的一半比率時，則會在翻譯上造成困難。如雙關、漢語歇後語、英語押頭韻等，這些形式本身也饒有趣味，可以造成幽默或生動或語音美等效果。」²⁹ 此篇論文裡指出須有民族特殊理解的，包含特有的神話、典故的，或有諧音雙關性的歇後語只能「意譯」不能「直譯」。

三 結論

綜合以上翻譯困難的文體或表述方式，可以知道即使有些日語或漢語由於語法、文字的構成，確實沒有可以翻譯的潛性，如詩歌之押韻，或由諧音和典故造成的雙關語等。但有些詞語或表述方式，則有可能成為另一語言的「潛性語」。因為大部分所以造成對照翻譯困難的原因，即在文化背景的不同這一點。一個人對詞語的選擇和搭配，總是受到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和制約的。我們說話寫作的時候，大都自覺地遵從民族文化對詞語的選擇和搭配，尤其是那些語言藝術家更是自覺地努力選擇最能表現民族文化所需要的詞語，這便形成語言和文化的民族特色。但文化是可以交流的，因此可以相互影響。今天所沒有的交際話語，也許幾十年以後會出現也不一定。我們已經看過，有些例子是可以預測其「潛性現象」和「潛性語」的。本論文所未指出的，另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語的文字是在接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之下產生的。而近代科學的漢語，有很多則又是從日語裡「倒流」入中國的。我們不能斷定，今天的難譯句式，在幾十年後仍然是難譯句式，也許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緊密，頻繁交流以後，中國人在吃飯時，大家都習慣於先說一句「媽，我吃嘍」（即等於日語的「いただきます」），然後才開始吃飯，誰也不默默地端起飯碗來就吃的。吃完了，也一定說一句「今天的飯菜真豐盛」或「我吃好了」。（即等於日語的「ご馳走様でした」）又，一個小職員在對頭頂上司、顧客說話時，或妻子對丈夫說話時，也許必需畢恭畢敬地、輕聲細語地、柔顏悅色地加上許多諸如「您請，請多擔待，小的一定遵辦……，今天的菜沒用心做，請多原諒，明天要穿的襪子已經都先預備好在床頭了，以後一定把洗澡水儘快燒好……」等等不常見於中國一般社會，家庭的會話。

這些階層性詞語，男女性差語，待遇表現語言等等，相信都將在頻仍的環球

規模交流，人際關係的國界變得模糊起來以後，使得各國語言失却「排外性」，變得非常易於接受外來詞語或句式。因此日語裡的這些表述方式，我們可以認為是漢語表述方式裡的一個「潛性現象」。

至於最能顯示出日語另一個特徵的「曖昧性」語匯裡，如表現鼓舞、慰勉、表示稱許、感謝，表現喜怒哀樂，或表示友好以勾通感情、不傷和氣的詞語等，筆者發現，在翻成漢語時，辭典裡的意義解說，大都無法使用，而需另以符合該文實際情景的具體語句翻出。亦即日語各種場面都可以用同一個詞表現，但在翻成漢語時，則需看上下文如何，而以各種更具體的詞語翻譯。因此，此處的漢語的各種具體的詞語，便可看做是日語的「潛性語句」了。因篇幅的關係，此處不能詳述，只好他日另稿論述。

注

- (1) 梁實秋《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梁實秋論文學》時報文化出版社，1981）p. 286
- (2) 魯迅《文藝與批評》譯者後記。
- (3) 上野惠司《魯迅作品中的語法和詞匯》（《語言文化論集》築波大學，3號，1978，2月）
- (4) 《修辭學新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3
- (5) 王希傑《修辭學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第6章〈顯性和潛性〉
- (6) 《日本語・上》岩波書店，1994，p. 142
- (7) 趙家新《重建語言之宮—王希傑語言觀新論》（《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996第2期，所收）p. 37
- (8) 同注（5）p. 212-256
- (9) 同注（5）p. 256
- (10) 見古蒼梧《詩人卞之琳談詩與翻譯》（《開卷》創刊號，1978，11月）所收
- (11) 《對譯詩的一些意見》（《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第52期，1922，10月10日所收）
- (12) 詳見松浦友久《リズムの美學》（明治出版，1991；中文版《節奏的美學》遼寧大學出版社，1996）〈緒論〉
- (13) 筆者曾考查過徐志摩翻譯的第一首英詩，證實有一部分確曾刻意按照該英文原詩的「輕重律」翻出，但以後所翻譯的英詩就沒再見過同樣的嘗試了。詳見《徐志摩詩歌的浪漫性和音樂性》（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
- (14) 見金田一春彥《日本語・上》p. 48
- (15) 同注（6）p. 8
- (16) 參照《待遇表現》日本文化廳國語課，1994
- (17) 詳見陸慶和《中日交際文化比較》（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p. 82

- (18) 石黒廣昭《オノマトペの發生》『言語』大修館，1993，6月號）p. 27
- (19) 《言語起源論》木村直司譯，大修館書店，1972
- (20) 同注（18）p. 32
- (21) 望月八十吉《中國語と日本語》（光生館，1974）p. 183
- (22) 佐佐木瑞枝《外國語としての日本語》（講談社，1995，第4刷）第4章「形容詞と受け身」
- (23) 《日本語の個性》（中央公論社，1992，第23版）p. 8
- (24) 金田一春彦《日本人の言語表現》（講談社，1989，第28版）p. 177
- (25) 《語言學集稿》（黃山書社，1994）所收。